

★ 作者荣获 2003 年英国红房子奖

★ 英国销量超过 100 万册

少年 007 系列

鹰击

[英] 安东尼·赫洛维兹 著

刘乔译



神秘试题测算读者谋 O

隐形油墨暗藏故事玄机

少年007系列

鹰击
YING JI

[英] 安东尼·赫洛维兹 著

刘 乔 译



桂图登字：20-2003-188

EAGLE STRIKE

Copyright © 2003 by Anthony Horowitz

Cover art © 2004 by John Blackfor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aggie Noach Literary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鹰击/(英)赫洛维兹著;刘乔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4

(少年007系列)

ISBN 7-80679-428-X

I. 鹰… II. ①赫…②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022 号

责任编辑:曾放 美术编辑:郭树坤
责任校对:蒋强富 责任监印:刘签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70千字

版次:2004年4月第1版 印次: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45 000册

定价: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简体版未经接力出版社许可,不得转载。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更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目录

序幕	1
不关我的事	9
扳机上的手指	24
斗牛士	38
真相和推理	54
是圣徒还是歌星	70
快乐大球	85
“羽翼毒蛇”	97
大不列颠巷	110
买命钱	123
“痛苦合成”	141
阿里克斯的真相	160
疯狂的脚踏车	172
紧急措施	184
不公平的交易	197
精神错乱和小饼干	210
鹰击	222
“请系好安全带”	244
列治文桥	264

序 幕

亚马孙丛林。十五年前。

他们用了五天的时间，在浓密的令人窒息的低矮灌木丛中劈开道路，从飘浮在四周的浓湿瘴气中挣脱出来。四周都是像教堂的尖顶一样高的大树，一束奇怪的绿光——几乎是圣洁的——从巨大的天幕般的树叶中透射下来。雨林看起来像是拥有它独有的智慧，鸚鵡发出突如其来的尖鸣，头顶上枝条间摇荡闪过的猴子也不停地发出响声，它知道他们来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当然了，他们虽然受到了水蛭、蚊子以及叮人蚂蚁的侵袭，但是毒蛇和蝎子确实没找他们的麻烦。他们渡过的那些河流里也

没有食人鱼。他们还能继续前进。

他们是轻装出发的。只随身带了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地图、指南针、水壶、碘片、蚊帐和弯刀。他们最重的装备就是一支带瞄准镜的88式温彻斯特步枪。他们要用这支枪杀掉一个人，一个住在这深不可测的地方的人。这里就是秘鲁境内的伊吉托斯北部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这两个男人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他们从来不用真名互相称呼。这是训练中的一项。两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称自己为猎人。他是英格兰人，但是他能非常熟练地使用七种语言，在他潜入过的很多国家里，他都可以装扮得像个当地人。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相貌英俊，头发极短，有一双职业军人般警惕的眼睛。另一个人身材单薄，有着一头金发，身体紧张地抽搐着。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哥萨克。他只有十九岁，这次将是他第一次杀人。

这两个人都穿着卡其布服装——标准的丛林伪装。他们的脸上也涂了绿色，脸颊上画着深褐色的道子。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目的地。现在他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任凭小虫子在脸边嗡嗡乱叫，舔食着他们的汗水。

面前是一块人造开阔地，一排十米高的栅栏将它与丛林分割开来。在开阔地的中间有一栋典雅的带木制回廊和百叶窗的殖民式建筑，挂着白色的窗帘，风扇在慢慢旋



转。在它后面二十米处还有两座低矮的砖房，那是警卫的住所。十几个人沿着边界四处巡逻，有的在生锈的铁塔上瞭望。或许里面还有更多的人。但是这些警卫很懒散。他们慢腾腾地在四周逡巡，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上。这些人处在丛林的最深处，自认为他们是安全的。

一架四座直升机停在一个沥青平台上。这座房子的主人只需二十步就能从前门走到直升机旁。这是能够看见他的惟一机会。他也将在这一刻死去。

这两个人知道他们要刺杀的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也不用真名称呼他。有一次哥萨克说了出来，但是猎人纠正了他。

“千万不要用真名来称呼一个目标。这样会把他人人性化，会打开他的生活之门，这样，当那一刻来临时，你会明白你正在做的事，这会让你犹豫不决。”

这只是哥萨克从猎人那里学到的许多课中的一课。他们只是把目标称呼为司令。他是一个军人——或者曾经是。他仍然喜欢穿军服。他在一群保镖的保护下统率着一支小型军队。这个名字很适合他。

司令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毒品贩子，出口大量的可卡因。他还操控着一支秘鲁最恶毒的黑帮，任何妨碍他的人都会被折磨甚至被杀害。但是所有这些对于猎人和哥



萨克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有人付给他们两万英镑要他的命——无论司令是一个医生还是一个牧师，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猎人瞥了一眼手表。现在是早晨差两分8点。他被告知8点整司令会离开这里去利马^①。他还知道司令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他给温彻斯特步枪装进一颗0.308口径的子弹，调整着瞄准镜。对他来讲一枪就够了。

与此同时，哥萨克拿着双筒望远镜搜索着营地内的任何动静。这个年轻人并不害怕，但是他的内心紧张而又兴奋。一滴汗珠沿着他的耳后滑落进他的脖子里。他感到口干舌燥。有个东西在轻轻地敲击着他的后背，他以为是猎手在碰他，提醒他要保持镇静。可是猎手这时候正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聚精会神地鼓捣他的枪呢。

有东西在爬。

哥萨克确切地觉察到它已经爬上了他的肩膀，然后爬上了他的脖子，此时此刻知道这个已经太晚了。他非常缓慢地把头转了过去。在他视野的最边缘，他看见它了——一只蜘蛛，正吸附在他的脖子边，就在他下巴下面。他屏住了呼吸。从它的重量来看，他以为是一只狼蛛——但是比这还要更糟。它是黑色的，有着一个小脑袋和一副丑陋

① 智利的首都。



肿胀的躯干，像个快要爆裂的水果。他知道如果把它翻过来的话，就会在它的腹部看到一个红色的沙漏形状的标志。

这是一只黑寡妇。神经阻断类毒蜘蛛。一种世界上毒性最致命的蜘蛛。

蜘蛛还在移动，它的几只前腿向前探去，其中一只腿几乎触到了哥萨克的嘴角；其余的几只腿还在撑着他的脖子，整个躯干就挂在他的下颌下面。他还想再吸一口气，但是他不敢。任何动作都可能引起这个怪物的警觉，让它毫无理由地发起攻击。哥萨克猜想这是一只母蜘蛛——这比公蜘蛛还要糟上一千倍。如果它决定要咬他，它那带管的尖牙会把毒害神经的毒液注入他的体内，麻痹他全身的神经系统。开始他会毫无知觉，皮肤上仅会留下两个小针眼，但是一个小时后，翻江倒海般的疼痛就会袭来，眼睑肿胀，无法呼吸，全身痉挛。毫无疑问，他会死掉。

抬起手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拂下去？这只蜘蛛要是处在他身体其他任何部位的话，他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它正趴在他的喉咙上面，好像正在痴迷于在那里发现的脉搏的颤动。喊猎人来帮忙？但是他不敢冒险使用脖子上的肌肉。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猎人还在做最后的调试，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他该怎么办？

最后哥萨克吹了声口哨。这是他惟一敢发出的声响。

哥萨克惊恐地觉察到那个怪物正在向上逼近。他感到它的另一只腿正在戳着他的嘴唇。难道它要爬到他的脸上来吗？

猎人环视四周，马上看出有些不对劲。哥萨克不自然地僵立在那里，头扭曲着，油彩后面的脸，已经变得煞白。猎人朝哥萨克迈了一步，这样哥萨克就位于他和营地之间的位置。他放低了步枪，枪口指向地面。

猎人看见了那只蜘蛛。

就在这时，那栋房子的门打开了，司令走了出来，那是一个披着一件黑色风衣的矮小圆胖的男人，没刮胡子，嘴里叼着雪茄，手里提着一只手提箱。

二十步就能走到直升机那里——并且他已经开始轻快地走了，还和他左右的两个保镖说着话。哥萨克向猎人眨眨眼睛。他知道雇佣他们的组织是不会原谅失败的，并且这一次是他们的惟一机会。蜘蛛又开始移动了，他向下看去，看见它的脑袋了：一串闪着微光的小眼睛——差不多有六七只——正在向上凝视着他，这比世上任何东西都丑陋。他的皮肤痒得要死。他简直想把这半张脸皮剥下去。但是他知道猎人已经来不及了。猎人现在必须开火。司令已经离直升机只有十步远了。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哥萨克真想冲他喊：干哪！蜘蛛受到枪声的惊吓会咬他。但是这不重要。任务一定要完成！



猎人必须在两秒钟内作出抉择。他可以用枪头把那只黑寡妇扫下来，他有把握在它咬哥萨克之前就把它弄掉。但是司令在这一瞬间就会爬进直升机，坐在防弹玻璃的后面。或者，他向司令开枪。但是他一旦开了枪，就要迅速转身跑掉，在丛林里消失，不会再有时间帮哥萨克，他无能为力。

猎人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抬枪，瞄准，开火。

炙热的弹头，闪电般掠过，在哥萨克的脖子上画出了一道线。那只黑寡妇立即就炸裂了，它的躯干被射击的气流爆得四散分离。那颗子弹继续向前穿过了开阔地，穿过了栅栏——上面还带有一点儿黑寡妇的残骸——射进了司令的胸膛。司令正要爬上直升机。他停了下来，好像感到惊讶，用一只手捂住心脏，瘫倒了下去。保镖们在四周跑动，喊叫着，向丛林里张望，企图发现敌人。

但是猎人和哥萨克已经跑了。虽然丛林在几秒钟之内就把他们隐没了，可是他们还是跑了一个多小时才停下来喘口气。

哥萨克在流血。在他脖子的一侧有一条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红线。血渗了出来，浸湿了他的衬衫，但是黑寡妇没能咬到他。他抬起一只手接过猎手递给他的水壶，喝了起来。

“你救了我的命。”他说。

猎人若有所思地说：“夺取一条命和挽救一条命只用了一颗子弹……这倒还不错。”

哥萨克以后的生活里都会有这条疤痕伴随着他，但时间不会太长。职业杀手的生命通常是短暂的。猎人将会先死去，在别的国家，为别的任务。然后就会轮到他了。

哥萨克什么也没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作，这才是最实质的。他把水壶递回去。这时太阳已经直射下来，丛林在注视、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两个人整装出发了，在新的一天晌午的热浪下，披荆斩棘。

不关我的事

阿里克斯·莱德游完泳，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正午的太阳底下把自己晒干。

他感觉到海水正顺着发梢滴落，在胸膛上蒸发。泳裤还是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在这一刻，阿里克斯真是快乐得无以复加。头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得真是棒极了，从飞机降落到蒙彼利埃^①机场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第一次阳光明媚的地中海之旅。他热爱法国南部，因为这里强烈的色彩和味道以及挥之不去的慵懒生活无时不在。他完全忘记了时间的存在，只有在肚子饿了的时候才想起应该是吃饭

① 法国南部兰格多克省的首府。

的时候了。一阵音乐声飘来，一个挎着收音机的女孩从旁边走了过去。阿里克斯扭头朝着她的方向看。这会儿太阳已经躲进云里，海面凝固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他其实并没看那个带收音机的女孩。他的目光掠过了她，落在了那道把栈桥和海滩分开的大海堤上。有艘快艇正在向栈桥靠拢。这艘快艇非常大，几乎和运送游客上下岸的游艇不相上下。但是不会有任何游客踏上这艘船，因为它完全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艇上的窗户是有色玻璃的，厚重的船舷像一堵白墙般伫立。它安静地掠过水面，一个男人站在最前端，凝视前方，面无表情。阿里克斯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

亚森·格里格洛维奇。一定是他。

阿里克斯一下子坐直了，他的一只胳膊支撑着身体，半只手还埋在沙子里。这时他看到一名二十来岁的男子从船舱里走出来，忙着拴系缆绳固定船只。他个头矮小，长得像一只猴子，穿着窄带背心，露出刺满整个胳膊和肩膀的文身。他是水手？亚森没有要帮他的意思。有一个人顺着栈桥急匆匆地跑向快艇。这是个秃顶的胖子，穿着廉价的白西服。他的头顶被太阳灼伤，头皮变成了一种丑陋的病态的红色。

亚森一看见他后马上下了船，敏捷得像一滴滑落的



油。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敞领白衬衫。一般人在走下摇晃的跳板时都要竭力保持平衡，但亚森却没有丝毫迟疑。亚森看上去有些非人类。他的头发极短，长着一对硬冷的蓝眼睛和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一看就不是个度假者。但是只有阿里克斯知道他的真相。亚森·格里格洛维奇是一名被全世界通缉的雇佣杀手，就是他杀害了阿里克斯的叔叔，自那以后阿里克斯的生活就完全改变了。

他跑到这个海边小镇来干吗？小镇地处卡马尔格^①沼泽珊瑚湿地的边缘。在圣皮埃尔，除了海滩、露营地、数不清的餐馆以及一座古堡似的超大型教堂外，什么都没有。阿里克斯花了一周的时间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恬静气氛，而现在……

“阿里克斯，你在干吗呢？”萨宾娜咕哝道。阿里克斯转过身来，想起来还有她和自己在一起。

“我……”话戛然而止。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能在我背上再抹点防晒霜吗？我晒得不行了……”

这就是萨宾娜。苗条，黑头发，有时看上去要比她十五岁的实际年纪大。她是那种在十一岁之前还和男孩子交换玩具的女孩。虽然萨宾娜装做二十五岁的样子，但是她好像每隔十五分钟都需要再抹一次防晒霜，并且不知怎

① 法国兰格多克省内大小罗纳河之间的湿地三角洲地区。

的，总是让阿里克斯为她做这事。他飞快地瞥了一眼她那实际上已经很完美的古铜色的后背。她穿着比基尼泳衣，衣料少得仅够维持住一件泳衣的形状。她的眼睛上罩着一副假迪奥太阳镜（她用真货十分之一的价格买的），她的头埋在一本《指环王》里，同时手里摇着一瓶防晒霜。

阿里克斯回头看了一眼那艘快艇。亚森正在向那个秃顶挥手。那个水手站在旁边等着。即使在这么远的距离，阿里克斯也能看出来亚森处在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当他讲话时，那两个人只能听着。阿里克斯曾经有一次看到亚森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掉了一件包裹。他那种非凡的冷酷似乎遮住了地中海的阳光。奇怪的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认出这个俄罗斯人来。阿里克斯就是其中一个。亚森的到来会不会跟他扯上关系？

“阿里克斯……”萨宾娜说道。

那三个人离开了快艇，朝镇里走去。阿里克斯突然站起身。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

“你干吗去？”

“我去找点喝的。”

“我有水。”

“不，我要可口可乐。”

阿里克斯抓起T恤衫往头上套的时候，发觉这不是



个好主意。亚森·格里格洛维奇可以来卡马尔格，因为他或许想要度假，或许来这里谋杀当地的市长。不管怎么样，这跟阿里克斯没有关系，再和亚森掺乎到一起简直是疯了。阿里克斯想起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房顶上，他们上一次碰面时自己许下的诺言——你杀了伊恩·莱德。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

当时阿里克斯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可不想和亚森或是他所在的世界有什么牵扯。

然而……

亚森就在那里。阿里克斯必须知道是为什么。

那三个人顺着沿海岸线的主路走着。阿里克斯在沙滩上迂回跑着，经过一个白色混凝土的斗牛场，这个斗牛场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给了他很怪异的感觉——直到他想起来这里离西班牙仅有一百多英里远。今晚这里要有一场斗牛。人们已经在小窗口那里排起了长队，但是他和萨宾娜已经决定应该保持自己的纯洁。“我希望牛赢。”这是萨宾娜给出的惟一意见。

亚森和那两个人向左转去，在镇中心消失了。阿里克斯加快了脚步，他知道在教堂周围那些错综分布的小巷里，容易把他们跟丢。倒是不必太在意自己被发现，因为自己是安全的。但这也说不好，在一个拥挤的旅游胜地，亚森也许会注意跟着他的每一个人。但是你根本无从了解